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　流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阿臈毗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時阿臈毗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陁林坐禪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弟子阿臈毗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陁林坐禪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詣彼比丘尼所語比丘尼言阿姨欲何處去比丘尼荅言賢者到遠離處去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世間無有出　用求遠離為　還服食五欲
勿令後變悔

時阿臈毗比丘尼作是念是誰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姧狡人耶

善興

心即念言此必惡魔欲亂我耳覺知
已而說偈言
世間有出要　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惡魔
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　五欲亦如是
譬如斬肉形　苦受陰亦然　如汝向所說
服樂五欲者　是則不可樂　大恐怖之處
離一切喜樂　捨諸大闇冥　以滅盡作證
安住離諸漏　覺知汝惡魔　尋即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彼阿臈毗比丘尼
已知我心愁憂不樂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
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
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
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
陀林坐禪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
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蘇
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
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
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
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
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
往至蘇摩比丘尼所問言阿姨欲至

何所荅言賢者欲至遠離處去時魔
波旬即說偈言
仙人所住處　是處甚難得　非彼二指智
能得到彼處
時蘇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
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姧狡人作此
思惟已決定智生知是惡魔來欲嬈
乱即說偈言
心入於正受　女形復何為　智或若生已
逮得無上法　若於男女想　心不得俱離
彼即隨魔說　汝應往語彼　離於一切喜
捨一切闇冥　逮得滅盡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蘇摩比丘尼已知
我心內懷憂悔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吉離舍瞿曇弥比丘尼
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
朝著衣持鉢至舍衛城乞食食已還
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
上入安陁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
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吉離

舍瞿曇弥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
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
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林於一
樹下結跏趺坐入晝正受我今當往
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
至吉離舍瞿曇弥比丘尼所而說
偈言
汝何喪其子　涕泣憂愁貌　獨坐於樹下
何求於男子
時吉離舍瞿曇弥比丘尼作是念為
誰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姧狡者如
是思惟生決定智惡魔波旬來嬈我
耳即說偈言
無邊際諸子　一切皆亡失　此則男子邊
已度男子表　不惱不憂愁　佛教作已作
一切離愛苦　捨一切闇冥　已滅盡作證
安隱盡諸漏　已知汝弊魔　於此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吉離舍瞿曇弥比
丘尼已知我心愁憂苦惱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
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

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
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
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
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
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
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林坐
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
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鉢羅
色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妙華堅固樹　依止其樹下　獨一無等侶
不畏惡人耶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作是念為何等
人欲恐怖我為是人為非人為姧狡
人如是思惟即得覺知必是惡魔波
旬欲乱我耳即說偈言

設使有百千　皆是姧狡人　如汝等惡魔
来至我所者　不能動毛髮　不畏汝惡魔

魔復說偈言

我今入汝腹　住於內藏中　或住兩眉間
汝不能見我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

我心有大力　善修習神通　大縛已解脫
不畏汝惡魔　我已吐三垢　恐怖之根本
住於不恐地　不畏於魔軍　於一切愛喜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鉢羅色比丘尼
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
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
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
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
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
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
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
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
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羅比丘尼
前而說偈言
衆生云何生　誰為其作者　衆生何處起
去復至何所

尸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
怖我為人為非人為黠狡人作是思
惟已即生知覺此是惡魔欲作留難
即說偈言
汝謂有衆生　此則惡魔見　唯有空陰聚
無是衆生者　如和合衆材　世名之為車
諸陰因緣合　假名為衆生　其生則苦生
住亦即苦住　無餘法生苦　苦生苦自滅
捨一切愛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則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羅比丘尼已知
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毗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
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
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
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
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毗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
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
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
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

愛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
容貌端正至毗羅比丘尼所而說
偈言
云何作此形　誰為其作者　此形何處起
形去至何所
毗羅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来恐怖
我為人為非人為姧狡人如是思惟
即得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乱即說
偈言
此形不自造　亦非他所作　因緣會而生
緣散即磨滅　如世諸種子　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風　陰界入亦然　因緣和合生
緣離則磨滅　捨一切愛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惡魔以知汝
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毗羅比丘尼已知
我心生大憂慼即没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毗闍耶比丘尼住舍衛
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最朝著衣持鉢
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
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

念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弟子毗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
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
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
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
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其前
而說偈言
汝今年幼少　我亦是年少　當共於此處
作五種音樂　而共相娛樂　用是禪思為
時毗闍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
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為奸
狡人耶如是思惟已即得知覺是魔
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歌儛作衆伎　種種相娛樂　今悉已惠汝
非我之所須　若寂滅正受　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與　亦非我所須　捨一切喜歡
離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當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毗闍耶比丘尼
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遮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

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
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
持尼師壇著肩上至安陀林坐一樹
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
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遮
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
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食已還精舍洗足畢舉衣鉢持尼師
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
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
容貌端正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
偈言
覺受生為樂　生服受五欲　為誰教受汝
令猒離於生
時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
作恐怖為人為非人為姧狡人而來
至此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生者必有死　生則受諸苦　鞭打諸惱苦
一切緣生有　當斷一切苦　超越一切生
慧眼觀聖諦　牟尼所說法　苦苦及苦集
滅盡離諸苦　修習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大師平等法　我欣樂彼法　我知彼法故
不復樂受生　一切離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遮羅比丘尼已知
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
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
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
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
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
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
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
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
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陁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
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波
遮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陁　化樂他自在
發願得往生
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
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是姧狡人
自思覺悟必是惡魔欲作嬈乱而說

偈言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陁　化樂他自在

斯等諸天上　不離有為行　故隨魔自在

一切諸世間　悉是衆行聚　一切諸世間

悉皆動搖法　一切諸世間　苦火常熾然

一切諸世間　悉皆烟塵起　不動亦不搖

不習近凡夫　不隨於魔趣　於是處娛樂

離一切愛苦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覺汝惡魔　則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波遮羅比丘尼

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

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

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

陁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

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

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

安陁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

彼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
到尸利沙遮羅比丘尼所而作是言
阿姨汝樂何等諸道比丘尼荅言我
都無所樂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汝何所諮受　剃頭作沙門　身著袈裟衣
而作出家相　不樂於諸道　而守愚癡住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
等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姧狡
人如是思惟已即自知覺惡魔波旬
欲作嬈乱即說偈言
此法外諸道　諸見所纏縛　縛於諸見已
常隨魔自在　若生釋種家　稟無比大師
能伏諸魔怨　不為彼所伏　清淨一切脫
道眼普觀察　一切智悉知　最勝離諸漏
彼則我大師　我唯樂彼法　我入彼法已
得遠離寂滅　離一切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如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羅比丘
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
側尒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
眾前坐月初出時時有尊者婆耆

舍於大衆中作是念我今欲於佛前
歎月辟偈作是念已即從坐起整衣
服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
所說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欲
說者便說時尊者婆耆舍即於佛前
而說偈言
如月停虛空　明淨無雲翳　光炎明暉曜
普照於十方　如来亦如是　慧光照世間
功德善名稱　周遍滿十方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諸比丘聞其
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
側尒時尊者阿若憍陳如久住空閑
阿練若處来詣佛所稽首佛足以面
掩佛足上而說是言久不見世尊久
不見善逝尒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
中作是念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
如面前以上座辟而讚歎之作此念
已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礼合掌
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欲說時便說時尊者婆
耆舍即說偈言
上座之上座　尊者憍陳如　已度已超越

得安樂正受　於阿練若處　常樂於遠離
聲聞之所應　大師正法教　一切悉皆陳
正受不放逸　大德力三明　他心智明了
上座憍陳如　護持佛法財　增上恭敬心
頭面礼佛足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
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
側時尊者舍利弗在供養堂有衆多
比丘集會而為說法句味滿足辯才
簡淨易解樂聞不閡不斷深義顯現
彼諸比丘專至樂聽尊重憶念一心
側聽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
念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說偈讚
歎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
弗我欲有所說舍利弗告言隨所樂
說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善能略說法　令衆廣開解　賢優婆提舍
於大衆宣暢　當所說法時　咽喉出美聲
悅樂愛念聲　調和漸進聲　聞聲皆欣樂
專念不移轉
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諸比丘聞其
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耶伽山側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尊者大目揵連觀大衆心一切皆悉解脫貪欲時尊者婆耆舍於大衆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導師無上士　住耶伽山側　五百比丘衆
親奉於大師　尊者大目連　神通諦明了
觀彼大衆心　悉皆離貪欲　如是具足度
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後身　我今稽首礼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除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尒時世尊臨十五日

月食受時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坐已
告諸比丘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
後邊身為大醫師拔諸劍刺我為婆
羅門得般涅槃持此後邊身無上醫
師能拔劍刺汝等為子從我口生從
法化生得法餘財當懷受我莫令我
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責事尒時尊
者舍利弗在衆會中從座起整衣
服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
如是言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㝡
後身無上大醫能拔劍刺汝為我子
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比
丘當懷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
責我等不見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責
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
伏不寂靜者能令寂靜不穌息者能
令穌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
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聲
聞成就隨道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
授正向欣樂真如善法我於世尊都
不見有可嫌責身口心行我今於世
尊所乞願懷受見聞疑罪若身口心
有嫌責事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

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
汝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修行
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
明利智慧出要智慧猒離智慧大智
慧廣智慧深智慧無比智慧智寶
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
為衆說法未曾疲倦譬如轉輪聖王
第一長子應受灌頂而未灌頂已住
灌頂儀法如父之法所可轉者亦當
隨轉汝今如是為我長子鄰受灌頂
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
汝亦隨轉得無所起盡諸有漏心善
解脫如是舍利弗我於汝所都無見
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舍利弗白佛
言世尊若我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
嫌責事此諸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
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耶佛告舍利
弗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
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此五
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
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
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
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是故諸五百

比丘我不見其有身口心見聞疑罪
可嫌責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
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
責事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幾比丘
俱解脫幾比丘慧解脫佛告舍利弗
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
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
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貞
實堅固時尊者婆耆舍在衆會中作
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大衆面前歎
說懷受偈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
服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
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
耆舍隨所樂說時婆耆舍即說偈言

十五清淨日　其衆五百人　斷除一切結
有盡大仙人　清淨相習近　清淨廣解脫
不更受諸有　生死已永絶　所作者已作
得一切漏盡　五蓋已雲除　拔刺根本愛
師子無所畏　離一切有餘　害諸有怨結
超越有餘境　諸有漏怨敵　皆悉已潛伏
猶如轉輪王　懷受諸眷屬　慈心廣宣化
海內悉奉用　能伏魔怨敵　為無上導師
信敬心奉事　三明老死滅　為法之真子

無有飄轉患 拔諸煩惱刺 敬礼日種胤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 尒時尊者尼拘律相住於曠野
禽獸住處 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有
如是威儀 依聚落城邑住 晨朝著衣
持鉢 於彼聚落城邑乞食 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 攝心繫念 食已還住處 舉
衣鉢 洗足畢 入室坐禪 速從禪覺 不
者乞食 而彼無有隨時教授 無有教
誡者 心不安樂 周圓隱覆 如是深住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 我不得利 難
得非易得 我不隨時得教授教誡 不
得欣樂 周圓隱覆 心住 我今當讃歎
自猒之偈 即說偈言
當捨樂不樂 及一切貪覺 於隣無所作
離染名比丘 於六覺心想 馳騁於世間
惡不善隱覆 不能去皮膚 織汙樂於心
是不名比丘 有餘縛所縛 見聞覺識俱
於欲覺悟者 彼處不復染 如是不染者
是則為牟尼 大地及虛空 世間諸色像
斯皆磨滅法 寂然自決定 法器久修習

而得三摩提　不觸不諂偽　其心極專至
彼聖久涅槃　繫念待時滅
時尊者婆耆舍說自猒離偈心自聞
覺於不樂等聞覺已欣樂心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阿難陁晨朝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以尊者婆耆舍
為伴時尊者婆耆舍見女人有上妙
色見已貪欲心起時尊者婆耆舍作
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樂我今
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貪欲心生
今為生猒離故而說偈言
貪欲所覆故　熾然燒我心　今尊者阿難
為我滅貪火　慈心哀愍故　方便為我說
尊者阿難說偈荅言
以彼顛倒想　熾然燒其心　遠離於淨想
長養貪欲者　當修不淨觀　常一心正受
速滅貪欲火　莫令燒其心　諦觀察諸行
苦空非有我　繫念正觀身　多修習猒離
修習於無相　滅除憍慢使　得慢無間等
究竟於苦邊
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尊者婆耆舍聞
其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其
舍食入其舍已尊者婆耆舍直日住
守請其食分時有衆多長者婦女從
聚落出往詣精舍時尊者婆耆舍見
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起時尊
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
得苦不得樂見他女人容色端正貪
欲心生我今當說猒離偈念已而說
偈言

我已得出離　非家而出家　貪欲隨逐我
如牛念他苗　當如大將子　大力執強弓
能破彼重陣　一人摧伏千　今放日種胤
面前聞所說　正趣涅槃道　決定心樂住
如是不放逸　寂滅正受住　無能於我心
幻惑欺誑者　決定善觀察　安住於正法
正使無量數　欲來欺惑我　如是等惡魔
莫能見於我

時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心得安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
能善說於法聰明梵行所生憍慢心
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

樂我自以智慧輕慢於彼聰明梵行
者我今當說能生猒離偈即說偈言
瞿曇莫生慢 斷慢令無餘 莫起慢覺觀
莫退生變悔 莫隱覆於他 涅槃殺慢墮
正受能除憂 見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樂
見道自攝持 是故無㝵辯 清淨離諸蓋
斷一切諸慢 起一切明處 正念於三明
神足他心智
時尊者婆耆舍說此生猒離偈已心
得清淨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
園鹿子母講堂獨一思惟不放逸住
專修自業逮得三明身作證時尊者
婆耆舍作是念我獨一靜處思惟不
放逸住專修自業起於三明身作證
今當說偈讚歎三明即說偈言
本欲心狂惑 聚落及家家 遊行遇見佛
授我殊勝法 瞿曇哀愍故 為我說正法
聞法得淨信 捨非家出家 聞彼說法已
正住於法教 勤方便繫念 堅固常堪能
逮得於三明 於佛教已作 世尊善顯示
日種苗胤說 為生盲衆生 開其出要門

羨

苦苦及苦因　苦滅盡作證　八聖離苦道
安樂趣涅槃　善義善句味　梵行無過上
世尊善顯示　涅槃濟衆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
說四法句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
為四
賢聖善說法　是則為冣上　愛說非不愛
是則為第二　諦說非虛妄　是則第三說
法說不異言　是則為第四
諸比丘是名說四法句尒時尊者婆
耆舍於衆會中作是念世尊於四衆
中說四法句我當以四種讚歎稱譽
隨喜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礼合
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
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尊者
婆耆舍即說偈言
若善說法者　於已不惱迫　亦不恐怖他
是則為善說　所說愛說者　說令彼歡喜
不令彼為惡　是則為愛說　諦說知甘露
諦說知無上　諦義說法說　正士建立處
如佛所說法　安隱涅槃道　滅除一切苦
是名善說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耶伽山
側與千比丘俱皆是阿羅漢盡諸有
漏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已利盡
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尒時尊者婆
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作是
念今世尊住王舍城耶伽山側與千
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
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
正智心善解脫我今當往各別讚歎
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即往詣佛
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無上之導師 住耶伽山側 千比丘眷属
奉事於如来 大師廣說法 清凉涅槃道
專聽清白法 正覺之所說 正覺尊所敬
處於大衆中 德陰之大龍 仙人之上首
興功德密雲 普雨聲聞衆 起於晝正受
来奉覲大師 弟子婆耆舍 稽首而頂礼
世尊欲有所說 唯然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汝所說莫先思惟時
婆耆舍即說偈言
波旬起微惡 潛制令速滅 能掩障諸魔

令自覺知過　觀察解結縛　分別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　為諸異道王　超出智作證
演說第一法　出煩惱諸流　說道無量種
建立於甘露　見諦真實法　如是隨順道
如是師難得　建立甘露道　見諦崇遠離
世尊善說法　能除人陰蓋　明見於諸法
為調伏隨學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諸比丘聞其
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為比丘眾
說四聖諦相應法謂此苦聖諦此苦
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
諦時尊者婆耆舍在會中作是念我
今當於世尊面前讚歎拔箭之譬如
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
言唯然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
有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尊
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我今敬礼佛　哀愍諸眾生　第一拔利箭
善解治眾病　迦露醫授藥　波睺羅治藥
及彼瞻婆耆　耆婆醫療病　或有病小差
名為善治病　後時病還發　抱病遂至死

正覺大醫王　善拔衆生藥　究竟除衆苦
不復受諸有　乃至百千種　那由他病數
佛悉為療治　究竟於苦邊　諸醫來會者
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藥　隨所樂而服
第一拔利箭　善覺知衆病　治中之最上
故稽首瞿曇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
所說皆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時有尊者尼拘律想住於曠野
禽獸之處疾病委篤尊者婆耆舍為
看病人瞻視供養彼尊者尼拘律想
以疾病故遂般涅槃時尊者婆耆舍
作是念我和上為有餘涅槃無餘涅
槃我今當求其相尒時尊者婆耆舍
供養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鉢
向王舍城次第到王舍城舉衣鉢洗
足已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
說偈言
我今礼大師　等正覺無滅　於此現法中
一切棘網斷　曠野住比丘　命終般涅槃
威儀攝諸根　大德稱於世　世尊為制名
名尼拘律想　我今問世尊　彼不動解脫

精進勤方便　功德為我說　我為釋迦種
世尊法弟子　及餘皆欲知　圓道眼所說
我等住於此　一切皆欲聞　世尊為大師
無上救世間　斷疑大牟尼　智慧已具俻
圓照神道眼　光明顯四衆　猶如天帝釋
曜三十三天　諸貪欲疑惑　皆從無明起
若得遇如來　斷滅悉無餘　世尊神道眼
世間為最上　滅除衆生愚　如風飄遊塵
一切諸世間　煩惱覆隱沒　設餘悉無有
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　令同大精進
唯願大智尊　當為衆記說　言出微妙聲
我等專心聽　柔軟音演說　諸世間普聞
猶如熱渴逼　求索清涼水　如佛無滅知
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
今聞無上士　記說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
我聞大歡喜　如說隨說得　順牟尼弟子
滅生死長縻　虛偽幻化縛　以見世尊故
能斷除諸愛　度生死彼岸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　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
歡喜隨喜作礼而去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